

宋清海◎著

白骏马

作家出版社



白骏马

宋清海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骏马 / 宋清海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
(中国作家·江西原创)
ISBN 978-7-5063-9334-8

I. ①白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0068 号

中国作家出版集团·江西作协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

白 骏 马

作 者: 宋清海

责任编辑: 王 烨

装帧设计: MORE 创意·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00 千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34-8

定 价: 4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楔 子 /1

第一章 “行不得也哥” /8

第二章 独臂将军 /17

第三章 紧张的安静 /28

第四章 冰山初露 /40

第五章 发如韭，剪又生 /50

第六章 红血 黑血 /61

第七章 暗河 /74

第八章 葛源喋血 /82

第九章 昨日烟尘 /95

第十章 惊雷 /103

第十一章 葛源 /111

第十二章 割舍 /118

第十三章 马陷乌泥关 /129

第十四章 柯村会议 /138

第十五章 露营钱江源 /144

第十六章	“电台坏了才好” /154
第十七章	家是赣东北 /166
第十八章	“我不能先走” /176
第十九章	生死金竹坑 /187
第二十章	血瀑 /193
第二十一章	隐忧 /203
第二十二章	高竹山低头 /212
第二十三章	自述 /222
第二十四章	自由啊 /235
第二十五章	除夕 /244
第二十六章	愧 /254
第二十七章	朋友 /266
第二十八章	说客 /274
第二十九章	清贫 /281
第三十章	别了，燕子 /291
尾 篇	/305
后 记	/308
主要参考书目	/312

楔 子

自古官府有悬赏捉拿人犯的。如今有人悬赏大洋八千元捉拿一匹白马。

这件奇事猎户胡八仔是过了年之后才知道。此事在他的心里激起一阵骚动，他见过一匹白马呢，如果悬赏人指的就是那匹白马……

赣东北今冬多雪。

山是收藏雪的地库。怀玉山里的雪总是最后融化。猎人盼雪。大雪压山，野物无法不留下脚印，哪儿跑！胡八仔不知历史已进入1935年，他只记农历。明年是农历乙亥年，猪年。作田人盼牛马年——牛马年，好种田。胡八仔不管什么“年”，只盼怀玉山宽广的怀抱里多多繁殖野物，他多猎获一些就是好年景。

冬季是猎户的福季。兽皮不脱毛，绒毛又厚，一张上好的狐狸皮值八九个花边（银元）呢！兽肉又放得久，还可用柏枝熏成腊肉，那香，一家开锅，满山香透！要紧的是一个腊月，要办出一年的饭呢，这叫猎户播种冰雪季。可是这个多雪的冬天不肯帮胡八仔的忙，进入腊月门之后，枪炮声就从浙江那边响过来，揭地卷云的，好像怀玉山三十六峰在滚动着、撞击着。听说是国共两军在交战，谁敢出门呢？打不到猎物换年货，这个年怕是要清水煮笋一样寡淡了。

尤其让他心焦的是：媳妇半月前带着儿子回娘家童坊村探母病，碰上这兵荒马乱的腊月，照理说娘家人不会让她走的，只是媳妇童芳姘娘家是红区，她听惯了枪炮声，机枪响也当成过年的鞭炮，胆子大过豹子；她若挂记年前家务多硬要往回赶呢……他都不敢往下想了。

他在炭盆边无聊地烤着火，炭火不时地爆出火星，嘎嘎脆响，好

像是呼应着山野的枪炮声。他看着墙上的那张金钱豹皮筒，那尖牙、利爪和栩栩如生的胡须还透着逼人的凶猛，那双眼微眯着，透出一线黑光，眼神睥睨着一切。他每次看到它的内眼角两条黑黑的、长长的“泪线”，总有点“英雄相惜”式的感慨，豹子为何会有“泪线”呢？是命苦吗？这张豹皮筒绝妙之处是完整得不见刀口，“天衣无缝”，没人能琢磨出这皮是怎么剥下的。在怀玉山能打到豹子的猎人有几个，而能将豹子皮如蝉蜕一般脱下来的唯有他胡八仔。他因此获得“猎神”称号。德兴县有个人称“汪万亩”的大地主，曾经出三十个花边买这张豹子皮，他不肯卖，那是他作为猎神的凭证，怎么能卖？……如今，就是有人肯买，他也出不了门了。

一阵炮声隆隆地滚过屋顶，豹子皮的毛梢微微颤抖，如同微风掠过。胡八仔的心惊悸地猛跳几下，似乎感觉到豹子皮中有人的生气透出来。猎人相信野物也是有灵魂的，特别是在野物尚未死去时被剥下皮来，那灵魂就永久居住在皮壳子里，伺机复仇，它也会离开皮壳子游荡，样子一如生前。胡八仔相信这只金钱豹的灵魂不会找他复仇，只因媳妇童芳姪冬天里总是把豹皮筒放在被窝里一起睡，说是用人的气血养它。这皮筒还真“养”得好，毛色活生生、亮晃晃的，一点也不干枯……

在枪炮声停息的间隙，胡八仔反而更加恐惧。在寂静的山中，他家这栋孤零零的房屋在漫天的大雪里与世隔绝了，不知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。陪着他的豹皮筒虽是死物，却让他产生难以捉摸的诡秘感，那双微眯的豹子眼总像在盯着他，使他不敢逼视；如果那是一双活的、凶猛的豹子眼，他倒不怕了，那双干枯的眼总带着不变的怪诞的笑，那笑的光彩却是四颗尖锐的白牙，好像笑着说：“你是我的肉……”他起身到门后抓起猎枪，又好像怕激怒那“豹子”，坐到炭盆边擦起枪来，偷偷地窥视一眼，似乎又有羞愧感：猎神怕一张豹子皮？于是他遮羞似的去摸摸那尖牙，还“瞪瞪”地弹了三下，只是手指有点抖。

又一阵枪炮声传过来。他已经不像最初几天那么恐惧，好像所有

的子弹炮弹都向他飞来，特别是炮弹在空气中摩擦的啸音，活像在天空的锅底上刮过，让人不知向哪里躲。他现在可以听出枪炮声最密集的地方是分水关方向。分水关是古信州、饶州交界处的关隘，扼守信、饶古道。他去过那里。

有多少人在那里打仗呢？打了二十多天了。从枪声最密集时听来，怕有几万人吧？打仗连年都不过了吗？这些人！他有一搭无一搭地想着。关于红、白双方的事，他了解得不多，也不想去了解，他去岳父家知道了红军和白军，对媳妇说：“这红、白两边的事都沾不得，这不是‘白刀子进、红刀子出’吗？”媳妇说他没有觉悟。他说：“怀玉山不倒，野物不绝种，我能自由自在地活人就行，要那‘觉悟’干啥？”媳妇说：“你就是在山里住久了，不知人间事！我娘家这里有空屋，我们下山来吧。”他坚决地说：“你有本事叫咱家那山头带着咱的老屋飞下山来，我就下山。”媳妇“哼”一鼻子说：“老屋！那是你的老屋？你去问问，哪块砖会说是你搬上去的？”他得意地说：“那是怀玉山老猎神的老屋，我是他徒弟，我为他养老送终，我就是他儿子，老爹的屋子不就是我的？你带上二两麻去纺（访）一纺（访），老猎神不留刀口脱下豹子皮的绝活儿除了我还传过谁？”媳妇嗔道：“你天生是‘种空田、播血禾’的！”这话把他逗笑了。媳妇就是会说话，他打猎为生，自然不是作田人“插水禾”，当然那田也是“空”的。他笑道：“老婆你就是嘴巧！以后我收徒弟，就问他是不是想一辈子‘插血禾’为生，他要是不懂——去你的吧，回家插水禾吧！”媳妇是气笑了：“凭一张豹子皮自吹为猎神，还想收徒弟！”他越发得意了，说：“你这就是木匠不知铁匠的火候，隔行如隔山。你把豹皮筒拿给一个猎人看，他要不五体投地，我向你五体投地！”媳妇说：“我早晚会琢磨出豹皮筒是怎么剥出来的，你得叫我是猎神！”他几乎笑岔了气，说：“别看你比怀玉山里的狐仙心眼还多三个，你要是能琢磨出那个诀窍，我叫你师傅，凡事听你的！”媳妇微眯右眼，瞪大左眼，侧着头盯他一阵，说：“男人说话吐种子，落地生根哟！”他说：“这你放心，猎人说话有山神听着，猎人说话不算数，打出的铁弹朝后拐

弯!”……

他就这样天上一想，地上一想地熬过了二十多天。数数日子，今天应该是腊月二十五了。昨天只有零星的枪声传过来，好像一长串鞭炮响过之后留下几个捻儿慢得不情愿地响几声。这仗是打完了吗？一夜无枪声。这仗是打完了。他推开门，清晨湿冷的空气朝他脸上浸过来。怀玉山在他眼里有些陌生，高了、平了、圆了。雪已停，天还是阴沉的。屋后的山神小庙隆起一个雪堆，只留一个小洞，有山鼠的小脚印急促地进了那个小洞。他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。

得赶紧去接媳妇回家过年了。他套上防滑的棕绳草鞋，背上猎枪和弹药袋，用灰压住炭火。看一眼豹子皮筒，感到它一点也不怪异了。说道：“你看好家，我找肉去呀！”他总把打猎说成找肉。

去岳父家是不好空手的，往年在小年之前他就送去了野味。今天他在下山的路上顺便打几只野鸡兔子一类的“小肉”带去表个心意就是了。自然，能碰上野猪一类的“大肉”就更好了。大雪之后“大肉”“小肉”们都会出来找食的。这是什么脚印这么大？他兴奋机警地取枪在手，二目放光，今天运气好，刚出门就碰上“大肉”？雪地上是马蹄印，他确定刚过去有一顿饭的时间。谁家的马跑了？定是被枪炮声惊着了，真叫兵荒马乱呢！八成是军马吧？打了这些天的仗，马也打散了。打散的军马谁抓着是谁的吧？他这样想的时候脚下已朝马蹄印追过去了。却猛地停住，一闪身躲在一棵马尾松下——若是个骑马逃跑的当兵的呢？给我一枪岂不冤死？又一想：若是个逃跑的带匹军马，无非是用马换点钱物，逃命尚且“急惊风”一般，怎敢惹是生非？他又警惕地跟踪而去。唉，不知那是个红军还是白军，要是个红军，我得帮上一把，我老婆的哥哥也是红军，亲戚呢；要是个白军，我与你无仇，指个道你逃跑吧……

他发现雪地上的蹄印出现前边两个并排，后边两个稍稍错开，这是马站住了，左前蹄的印子要深一些，说明马朝左边向后转过头。他机警地朝前望去，断定骑马的人或者是马发现了他。马蹄印向左边一

片枫树林射去，前后蹄的间距明显扩大了，说明马是向前跑去……你发现我了吗？去枫树林里躲我？你怕我，可见是个逃兵。我熟悉那里的地形呢……他没事人一样向枫树林的边缘走去。枫树的枝丫收拢着松松绒绒的雪团，有未落的叶子从雪团中伸出片片红色，鲜艳得放光。有落在洁白的雪地的枫叶绽开朵朵红花。有竹鸡的爪印一行一行地留在雪地上。他发现一行野鸡的爪印，那爪要短一些，是母的。他顾不上这些，绕过枫树林，就是一道沟，两边的岭坡朝沟下倾泻而去，沟底是一条溪流，被沟沿浓密的草木遮往了。如果有人想躲藏的话，这道沟最合适……

他突然感到沟里有种生气，那是凭感觉不是凭视觉发现空气中的异样，那种看不见的生气表明有野物潜藏着，如果是豹子一类的猛兽，发现者的头皮有麻酥酥的膨胀感，带动发根刺刺扎扎地活跃起来，头皮霎时间不知增厚了多少。这感觉在一般人就叫“毛骨悚然”，或“头大如斗”，对猎人而言则是好猎手的天赋。他就地卧下，透过沟边被雪压得向沟里匍匐的芭茅草的间隙向沟里观察。一道溪水镶上了积雪的白框，边缘的薄冰如银白的花边一样，在清凌凌的溪水的流动中似乎在飘动，悠闲的水汽贴水面缭绕着……一棵枝叶被积雪压弯下去的香樟树如同艰难撑开的大白伞，其中好像有一团生机勃勃的白光，那是一匹白马！好精神！耳如竹笋，前胸阔，后裆宽，肚子平，虽站着尾根也微微翘起，这当是长期奔跑养成的习惯，前肩有一人高，身子却不长，这正是俗话说的，长牛是虎，短马是龙；那背部十分熨帖，应是鞍鞯久压的结果……这是什么人的坐骑？他那双猎人的眼睛早看清四周无人。那么就是一匹跑散的军马。这就是谁抓到是谁的。一匹好马值上三五十个花边，遇到爱马的主儿，百八十个花边也说不定呢！

他就地一滚，顺势站起，飞下沟口，“关门捉马”呀！从腰上解下野猪皮绳，解下保暖又防雨雪的棕蓑衣，野猪绳挽个笼头——要紧的是一个箭步冲上用蓑衣套住马头，捂上它的眼，笼头一套拴到树上，管它蹦高、尥蹶子、又刨又咬，有劲全使上吧。他猫着腰摸过

去，如同豹子在大跳跃前紧缩身子，人就是一团筋肉疙瘩，突然腾起跃向香樟树——却只撞落了纷纷扬扬的雪，双手抱住的是树……它怎么可能跑掉呢？沟底除香樟树下再找不到马蹄印，是土遁了还是飞天了？他一跺脚，恍然大悟：白马是从溪水里跑出去的。只是它怎么知道有人来了呢？唉，这是军马，机警着呢！是他就地一滚时铁弹丸碰到火药葫芦发出了轻微的响声。非常失意地走出沟口，他发现对面坡上有向下走的马蹄印，在溪水边中断。即便有人跟踪它，也只会认为它蹚过溪流朝前跑了，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回头折回深沟，并且知道靠溪水隐没蹄印……成精了！这马成精了！耍到我头上了！他由愧悔而气恼了，猎神被一匹马耍了！无论如何你不是一只雪兔，看你能躲到哪条石缝里，那是三五十个花边呀，我能放手？

溪水在沟口外三十步处汇入月溪河。下游河谷较宽，藏不住马的。他只扫去一眼就向上游追去。上游有多道山谷向河流泻下来，树林也密。他突然闻到浓重的腥气，推也推不开，不是鱼的鲜腥，不是野物血的甜腥，不是穿山甲血的土腥……是让人一闻就胃肠翻江倒海的沉重的腥……河水怎么是暗红色？月溪河原来清澈现底的，也只有在深秋两岸霜叶沉醉时才会映现红色……水面漂浮过来几顶帽子，灰色的，载沉载浮。上游五十步处有什么东西在水面沉重、缓慢地翻滚，一时是灰色，一时是黄色……忽听一声马嘶，一团白光射向水中，只见那白马叼住漂浮物往岸上拖。他看清了，那是两个抱在一起的人，一个灰衣，一个黄衣……他猛然想到这水是从分水关那边流过来的。尽管他是“插血禾”的猎神，此时也不能不毛骨悚然，魂飞胆裂！他傻树桩般站立瞬间，突然转身向坡上跑，几乎能追上兔子……

一口气跑上坡顶，他浑身的力气已用尽，扑倒在雪地上，半天喘不匀气。这就清楚了，那确是一匹军马，它还不知水中的人已死，或者它是红方的军马，或者它是白方的军马，它要救它的主人。天，分水关一带经历了怎样的恶战！果然“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”！喘匀了气，他起身就走，甚至都不敢向坡下望一眼。此刻即便让他去牵那匹白马，他也不敢去了。从此，他终生记住了那血腥气，并且不敢吃月

溪河里的鱼。关于白马的事，他原来打算一辈子不向外人说的。

在向岳父家去的路上，他看见一只雪兔，他吆喝一声举起枪——我给你逃命的机会，逃掉是你的，逃不掉是我的，这就是猎神的公平；但他放下了枪，今天，他不想再见到血……

第一章 “行不得也哥”

一直在母亲背上长到四岁才会走路的方志敏，对路有着亲切的惧怕和跃跃欲试的向往。这印象一直在他心底明亮着，成为他内心一条由光连成的路。于是，脚在走，心也在走；当脚下的路举步维艰的时候，心中那条路反而愈加明亮；当两条路重合为一的时候，他知道必须果决地前行，不能丝毫迟疑。

在历史进入20世纪的1934年，方志敏个人生命进入三十五岁的当年9月，他感到脚下的路已经走到尽头。6月，横峰县城失守，7月，贵溪、余江苏区几乎同时丧失，8月，上饶苏区失陷，弋阳之敌已占领漆工镇，距闽浙赣省苏区首府葛源仅三十华里……

方志敏在他的办公室里起草一份文件。显然，他处于笔涩的窘困之中，与素日思维缜密敏捷、下笔千言的情景大不相同。警卫员长发头一回见方主席手中的笔那般沉重滞缓，写一个字——就像那个字忘记在十几里外的地方，又慢慢地找路回来似的，而且那字和他一直订阅的《泰晤士报》上的字一样……

门突然被“咚”地踢开了，长发一个机灵，拔出手枪，却见是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总教务长曹仰山^①。门愤怒地“哐、哐”反弹回去，曹仰山并不躲闪，喊道：

“方主席，刘司令要攻打赭亭山……”

① 曹仰山（1905—1935），湖南双峰县人。1927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工作。1930年在江西余江组织国民党52师317团部分士兵投向红军。后任红10军参谋长，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总教务长。1934年11月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，1935年1月在怀玉山负伤被俘，同年被杀害于南昌。

方志敏像早知事情的严重性，即刻命长发去通知刘司令员，部队暂停行动，他随后就到。曹仰山吼叫一声：“快马加鞭！”平素严肃而从容、犷悍而文雅的黄埔军人风度和总教务长的仪态不见踪影。方志敏见他一身汗湿，汗水沾上赭石色尘土，衣褶晒出白色的盐碱，帽檐渗出油汗，皮带在腰间扎出一道湿印，汗气被体内的烧热蒸腾而出，带着浓重的马汗味。他不由得想到“汗马功劳”一语。为他在水盆里拧了毛巾，用粗瓷蓝边碗倒了凉茶，又顺手搬条板凳放在办公桌对面。

曹仰山灌下大碗茶，舒口长气，额上的汗水随之涌出，只不过此时是清汗。他并没有坐下，左脚踩在板凳上，右手抹腰，表明他内心的激烈难以平复：

“方主席，刘司令要和敌21师硬拼，红10军干部战士对这种赌徒式的战法早有意愿，他们请我这个老师和刘司令交换一下意见，他刘畴西^①说我是纸上谈兵，贻误军机要军法从事！他这是要拼掉根据地的血本！”

“仰山，坐下说。”年长他五岁的方志敏就是个老大哥，温厚谦和的目光抚慰着他的战友，“仰山，坐下说。”

曹仰山坐下了，两手握拳放在桌沿，仍是欲拼欲搏的样子。他这时才发现对方面颊上有两滴未干的泪。再看桌上的稿纸，是用英文书写。他知道，方志敏在起草绝密文件时，为绝对保密，往往用英文起草稿。这是个身经百战，意志如钢，却又是个热烈奔放、柔肠千曲的诗人，情到浓烈时往往泪水飞溅。那两点泪光如清水浇头，曹仰山满腔的躁烈平抑下来。那未完成的草稿，似乎扩大为闽浙赣省苏区的中心地带——赣东北的地形图，且带着山川大地的沉重和战争的硝烟与血的惨烈之光！他已感到苏区的命运与这份文稿有关。

① 刘畴西（1898—1935），湖南望城县人。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考入黄埔军校。毕业后，任黄埔军校军官教导团连党代表，参加第一次“东征”战役时，负伤截去左臂。后在叶挺领导的第24师任营长、团参谋长，参加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。1929年派赴苏联学习，回国后，任红3军第8师师长。1933年调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。1934年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红10军团军团长。1935年1月27日被俘，同年6月被杀害于南昌。

两个人都看看文稿，又互相看看，似乎就完成了千言万语的交流。方志敏感到对方的眼中隐藏着异样的光，那双眼是少见的琥珀色，黄莹莹的光使他显得温和而友善，那鼻子如笔挺的刀锋，使眼眶愈显深凹，暗藏着睿智与狡黠，每当他动心思且主意已定时，目光总是如火焰在暗暗跳动，如一只“笑面虎”。果然，他说：

“方主席，我不仅是为刘司令打赭亭关而来，我还代表红10军、赤卫师、各县独立营、地雷队和游击队战士，代表赣东北人民群众，请你以省委、省苏政府名义请示中央，任命你兼任省军区司令员，任命我——曹仰山为红10军军长，我立军令状：定能扭转战局，解苏区累卵之危，否则，以此头谢根据地人民！”

方志敏并没感到愕然，目光温和而忧郁，苦涩的微笑从那张方正、明朗的脸上荡漾出去，又荡漾回来。曹仰山看得出他原本想朗朗一笑的，但是他给他出了一道顶天难题。唉，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，方主席鬓如霜，心也如霜，只有那双温和而高贵的大眼睛没瘦了。骄阳从窗户探进头来。向桌面投出一个明晃晃的金方块，罩着文稿，使那纸恢复了稻草或竹纤维的芳香，这芳香与墨香亲和地相融，竟有太平盛世书房中的高雅韵味呢！

又有炮声在空气中震荡，如天边隐隐的雷动。方志敏开口了：

“仰山，你知道的，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刘畴西同志，红10军军长王如痴^①同志，是中央任命的，我们无权更换的。”

曹仰山琥珀色的眼睛硫火似的一闪：

“方主席，东南地区百姓早有一句话：‘南有朱毛，北有方邵^②’。

① 王如痴（1903—1935），湖南祁东县人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红3军第8师政治委员，新红1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；1934年11月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，任19师参谋长。1935年1月被俘，同年6月被杀害于南昌。

② “北有方邵”指方志敏和邵式平。邵式平（1898—1965），江西弋阳县人。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时期在南昌从事革命工作，大革命失败后，同方志敏一起发动弋（阳）横（峰）暴动，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10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。1934年参加长征。解放后，先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，江西省委第二书记，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、省长，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。1965年3月病逝于南昌。

真正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道路的，就是赣南的井冈山和赣东北的磨盘山。如今呢，朱毛不在中央最高‘三人团’之内，方邵呢，邵式平同志随老10军去了中央苏区。赣东北这片天地只有你方志敏同志可以撑起。方主席，拿出1927年领导弋阳秋收起义和横峰年关大暴动的无畏精神，立即改变红10军的战略战术，立即解决军队的干部问题，否则，我们八年时间流血牺牲打下的赣东北根据地不出两个月就会断送掉！方主席，我不是悲观，两个月立见分晓！一寸山河一寸血啊！”他那刀锋一般的鼻梁因一抹阳光与汗水相遇而白亮如刃，随着头的晃动和他的湖南口音婉转的音乐韵味而像是有光的节拍，使他的话陡增了穿透力。他知道处在方志敏的地位，他的意见是相当重大的问题，自难轻易表态。而他还要加大“火力”：

“方主席，以你的战略眼光看，中央苏区在北、南大门广昌、筠门岭失守后尚能支撑多久？这是‘莫斯科的马列主义’否定‘山沟里的马列主义’的恶果！一粒‘洋花椒’^①麻翻一片中国人！几个赵括、马谡式纸上谈兵的人指挥流血的战争！他们听不得不同意见，排除异己，唯我独尊。方主席，去年1月，邵式平、方志纯随老10军去了中央苏区，你委托他们二人去看望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。之后，你收到邵式平的来信，信中说毛主席根本不知道老10军调入中央苏区的事。毛主席说红10军不该离开赣东北，可依托武夷山向外发展，直接威胁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。方主席，你这时才知道毛主席完全失去了军权。可是我早就知道此事的缘由……”

他像有意要引起对方对他下边的话的注意，停一停，琥珀色的眼珠热热地望着对方：

“方主席，1932年12月，你派出赣东北军事参观团赴中央苏区参观学习，由唐再刚^②和我带队。我见到多位湖南同乡和黄埔同学。出

① “洋花椒”，指共产国际代表李德。

② 唐再刚（1903—1935），四川开江县人。1923年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时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28年被中共江西省委派到赣东北组建信江特委。曾任信江特委书记、赣东北特委书记、红10军政委、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，1935年1月5日在横峰磨盘山战斗中英勇牺牲。

于教学上的考虑，我十分注意了解中央红军有名的战例，无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。中央红军最失败的战例是打赣州。正是在此事上，毛主席得罪了中央领导。毛主席坚决反对中央打赣州的指示，对中央的五次电报指示都据理力争，但中央又第六次发来指示，苏区中央局顶不住了，于是，在1932年2月，攻打赣州战役开始了。结果自然是损兵折将。从此，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心存芥蒂了。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待下去时，只好到赣南。那位领导人一到瑞金就发动了反‘罗明路线’斗争。这位领导人在路过福建的时候发现那里执行的还是毛泽东的路线，而且代理省委书记罗明公开说过‘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’这样的话，这太‘目中无人’了！明批罗明，实际上是暗批毛泽东。其结果……唉，不说了，中央的事太高了，我们够不着。”

方志敏又给曹仰山倒一碗茶。他知道曹仰山还有话说。仰山有个外号“常哭将军”。然而谁都不知他为什么哭。自然是心中郁结太多，不然一个男人、军人为什么哭？让他释放一下吧。曹仰山喝下半碗茶，把碗往桌上一墩，一团炽亮的光在碗中晃动，折射到他的脸上，使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更加明亮了。他声音略带凄切地说：

“方主席，我再说说咱们根据地吧。在赣东北，谁都知道你的挚友是邵式平同志。我曹仰山只是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总教务长，而你从赣东北省到闽浙赣省，始终是省苏维埃政府主席，你我地位悬殊啊！而在感情上，我引你为挚友！不知哪一天会有一粒‘花生米’要打我的‘牙祭’，我就革命到底了——这一天正在向我走来。请方主席听听我的‘遗言’——”

“你和苏区全体军民对打破敌人第五次‘围剿’原来信心十足，战略上也无疑是正确的。这要从1932年说起；你注意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当年修筑两千余里公路，你说过，熊式辉非前任鲁涤平、朱培德之流可比，此人深知兵贵神速的古语。敌军的堡垒政策是从第二次‘围剿’红区就开始了，我们的高级指挥员只看到敌军碉堡层层排排向苏区推进，没注意敌方的公路步步跟进。你提出白区工作的重要任